



官板

書集傳纂疏

六止

口 12
3288
6止



門 0 12
3288
6

書卷第六

蔡氏集傳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周官

成王訓迪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

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

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

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官之事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

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

制可得纂疏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先生曰漢自古而論矣纂疏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

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

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

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

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

旁通云周禮未嘗不言公孤之尊但不載其專職耳如伍次之高下未嘗不顯然可考也又云但公孤之任坐而論道者也周公大典專治事而設故以公孤為鄭未及言非周禮也周官二書通絕也重而六卿之職作而行者

一本作治事之官

又一本作

石澤介吉氏贈

昭和十六年三月五日
石澤介吉氏贈

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繁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加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訛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公戒王之書也周官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沒後有顧命乃王將沒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愚謂周禮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周公尚在深玩周官文意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成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

一而三治亦謂之宗周呂氏之說見于多方篇首章注

林之奇曰若者祭語之辭若昔猶在昔也

王棟曰官者治也安危之所出入則制之保之者惟其人是一篇之要孫廷有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繁亦惟得其人則簡固又繁亦此惟人之謂也

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纂疏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驂力小才所成王不出閭闔之屏王耳今撫萬邦至莫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宗周正治官訓督裁正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此何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乎愚謂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九服中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米衛之辭合略外四服爾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

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纂疏張氏

一高云仰思也前代指唐虞夏商高孔蔡傳並訓惟如此

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幾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今

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早夜纂疏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

官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纂疏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

訓迪之也○愚謂王意謂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

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

又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

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立太師太保太保茲惟

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立太師太保太保茲惟

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立始辭也三公非始

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傳者傳之德義師道

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

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

論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少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

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

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纂疏孔氏曰弘大道化○葉氏曰成

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

周公歿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

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太保與以下皆卿也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

司徒形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

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公之位無其人則止

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之而已而六卿自若也成周實以三公三

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

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

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變理運

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

言之公反不與何也論道經邦變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王尊三公之至

一高云此皆成王訓也語故呼其官而命之也以二字為句下放

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愚謂文王時

太公已為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為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弘化以為天

地之化固有範圍天地之化可證但下旬有亮天地上句似不必又以為天地

之化孤之弘化對公之論道且言貳公正是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

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冢宰治

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

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纂疏呂氏

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授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

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

一、所操至簡也。所調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而相業盡矣。○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事莫非治也。○愚謂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亦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纂疏**：陳氏大猷曰：徒眾也。主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纂疏**：呂氏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也。神人所以洽上下所以和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佞而瀆乎神，陵犯再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愚謂宗秩宗之宗，伯長也。秩宗與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之治神人，蓋以神包祇，即三禮也。孔註云：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實嘉五禮以和上下尊卑等列。此註甚當，是宗伯所掌乃三禮與五禮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耳。**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眾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

金履祥曰：宗伯不言司蓋所掌者禮莫司蓋於祭莫切於宗廟不敢言司尊宗廟則宗禮也卡者尊卑貴賤之等儀和則不惜不憂谷安其久有序則知也

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纂疏**：呂氏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政，獨戎政謂之政者，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固政之所從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又不待論也。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有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奸，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暴，作亂者掌刑，推鞠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纂疏**：陳氏大猷曰：詰而後刑，刑者必詰，互文也。陳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三官，周合為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為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同蓋本闕冬官，漢儒**纂疏**：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冢宰，教以考工記當之也。加甲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

王推曰：空土者生之曠田之示授者也

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

康節曰乾坤並與子橫蓋乾天圓而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東南震東北巽西南艮西北乾坤為六卦之父母比於六鄉之家寧。六卦為乾坤之男女比於五宦。

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家宰纂疏呂氏曰家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中而首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九牧各率諸侯以應六卿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愚謂周以六卿倡九牧猶唐虞以撥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為治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

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五服侯

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于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纂疏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矣是制嘗見於虞書復見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王氏曰每一歲一服入見五服

有一年休息又六年五服兩朝然後王一巡狩殷國也。林氏曰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孝者削地黜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而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微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兵衛日衆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主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

乃收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減私民其

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今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

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今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可行也。天下之公理減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纂疏陳氏經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呂氏曰今之大者出於君百司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愚謂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減之者純乎公理而私欲淨盡之謂也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減其私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減字允字須勘破。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

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

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氏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纂疏孔氏曰臨事而議

王充曰所謂後報者非後患乃艱難而不
易耳蓋天下之事業
其機而為之則易為力
後其時而為之則難
功。

功業注呂氏不妄陳
氏為是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
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
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為法○呂氏曰有疑則
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愚謂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
政均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
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繁矣○愚謂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
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當官議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庶酌古通今而政不迷
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荆公是也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之師
不學則於理不明臨事惟見其煩擾而已學古則議事有所據而不迷不學則
在事無所見而煩擾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
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

後艱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
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
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

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纂疏陳氏大猷曰事之
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思問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農業於田
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
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
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愚
謂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
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位

一焉云下期不妄
期也充有任之人固不
相期而皆流于驕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
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
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

纂疏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偽○陳氏經曰制驕
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通
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陳氏經曰制驕
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德於恭儉則為德以聲音笑貌為之則偽矣
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恭儉出於偽者勞而拙○愚謂期待之說合刊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
苟不知祇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

纂疏愚謂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
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
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思其危則畏懼不
暇何敢驕侈乎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政厖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
王曰道二義利而已推
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
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
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
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纂疏陳氏經
曰人能

陳大猷曰前言君成兆民指當時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

申時行曰三事即六卿大夫即六卿之屬蓋

六卿所主即子民理事守法之任也官以

位言即御屬政以職言即政治教化官

必有政而亂政即所以教其官也以位言

謂以此輔君亦謂其民也萬邦惟無數言

被其阜成之說者亦有尊親之心而無厭數

矣

立政任人準夫牧

作三事

注任人常任也準夫

准人也牧常伯也

林之奇曰言君陳之所以為令德惟孝恭而已

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眾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愚謂以上成王畫一以戒卿士言言精當脫諸篇之估屈聲牙而讀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敬爾官治爾政即前欽乃攸司也總言惟在輔君以永安民耳○愚謂上文戒卿士而不及公孤公孤德尊望重不待於戒勅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三公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

諸家多以三事為三公惟蔡氏以為即立政三事而不指為三公立政之作三事三宅也周官之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後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為三公何疑焉

君陳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歿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

書以君陳名篇纂疏夏氏曰必封國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今文無古文有纂疏君牙稱君貴之也○鄭康成中庸注君陳

周公子○王氏希且曰觀篇中略無命子繼父職之辭意鄭說非○呂氏曰此篇戒勅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君陳蓋新進者也○

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至矣繼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馭之一循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

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常如周公之臨其上和順可前卜也此命君陳大旨也故曰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今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今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

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纂疏呂氏曰孝恭○真氏曰孝者必友不友則戚親之心非孝矣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

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正其本也○愚謂治洛以化商民為重故君

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

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

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歿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我聞

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

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

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若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蕪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

纂疏 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曰至治馨香之功孰能與於斯

纂疏 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馨惡政之極曰刑發聞惟腥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穢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馨曰流芳惡聲曰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苾芬可以為馨香則隨之柔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式時猷訓孜孜無逸所謂懋昭周公之訓即此是也○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專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耳論馨香之效至於感神明極所以馨香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董氏鼎曰益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天也神也德猶可以感動况苗民商民乎周公之言與益一意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

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

纂疏

陳氏大猷曰戒哉

戒其勿如凡人也

圖厥政莫或

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纂疏

師衆虞度

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及覆與衆共虞度

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

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公之法也政由俗革斟酌權量以求其當也

爾有

謀嘉猷則入

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

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

纂疏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

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之昭者也○呂氏曰王舉君陳前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真氏曰善則

蘇軾曰臣謀之而君能行此真君之德也

一為云寬失於無制故曰寬而有制制失於無和故曰從容以和是相救之意非兩語

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愚謂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已而得嘉謀猷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聞善不違使得行之非有德之君不能然也方進言則善在臣能聽言則善在君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王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其審謀猷以見之施行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然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之有也葛真之疑殆未
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中也
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其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呂解別一本云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為防制則易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所當遵然未言今日待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
待之當如此下文則言犯法者待之又當如此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

不從於君而從於道

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狗已此則慮君陳之狗君

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纂疏

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輕重有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

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

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

章之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

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纂疏

孔氏曰罪雖小三犯不赦唐孔氏曰言三再猶可赦也○愚謂

蔡云犯此三者其以在內為姦在外為宄與亂常敗俗為三乎二孔則謂有姦宄敗亂苟三犯則情罪雖小亦不宥即刑故無小怙終賊刑之意也

爾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不率教者無忿疾之率教者當器之而不可責備之

纂疏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

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之

疏

林氏曰忍者勉強容者自然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不忍則亡矣何以能濟湯於葛文於昆

林奇曰刑用也當得已哉蓋刑之而不方莫不皆將遷善遂罪惟恐踏斯人之覆轍此則刑可措矣故君陳以弗若化之故而加以辟者其意將以此辟也
王推曰敗常孔氏謂毀敗五常之教如造原不孝不友之類亂俗僻言怪行以亂風俗如少正卯之類敗常亂俗是兩稱

甲時行曰修是力由子志
務其職業者以保言良
足和身睦家善其行義
者以師言簡修者表廉
宅思簡不修者殊厭升
覆不使混而無別也進者
奉而用之率者倡率教
舞之所謂率善以教不
能也

三言有辭解當年太甲
篇同

一本及下有薄字

說薄也釋音字致推
也

夷容也包之度內如天地然孰能測度之非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德之大而何陳氏傳良曰習忍可以至容簡厥修亦簡其或不

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不良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
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

行義之良者以率纂疏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
其不良則人勵行纂疏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

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遷其自修而純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
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也愚謂修

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

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

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
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特非聲音笑貌

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
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

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
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提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

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纂疏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
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為薄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
者○呂氏曰東郊之任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
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康誥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俗
薄可知君陳藥其病惟敬典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此君之福
也○鄭氏景望曰時罔不變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
民康王亦謂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趨化言此人君受福之實也天保
受福之詩亦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
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愚謂敬典在德是能謹其
所好時罔不變即從厥攸好也商民之頑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典可以化之
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恭之君陳能之孝父母友兄弟君陳厚於天敘之
典久矣敬典在德王蓋即其素履以勉之也德者化商民之本敬又德化之本
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
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
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

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纂
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疏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
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

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大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
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托孤所謂

林之壽曰書五十八篇
命篇之名皆撮其篇
中數字以為簡編之
別惟顧命費誓則
又特命為此亦於史
宦一時之意而已

孔穎達曰禮洗手謂之盥洗面謂之饋類是洗面泔為盥手。

受遺蓋其一職耳武帝垂沒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甚矣。○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箆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冲遭四國之難事亦殆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為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泚頰

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泚盥頰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

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

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

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纂疏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與畢

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唐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似姓之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夏氏曰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為何日。○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記之言淵奧精明蓋臨眾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沒爛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情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夕之積哉。王曰嗚呼

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

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留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

曰疾甚言曰病纂疏夏氏曰恐不得誓言嗣續之事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

教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

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習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纂疏問麗孔音力馳反施麗著定民居也。○愚按麗至不違諸說皆不通宜缺。在後之侗敬

一為云既及也補。曰。彌。曰。久。則。恐。不。得。誓。言。以。死。

一為云昔君之君字疑在字訛。同命昔在。

呂祖謙曰此成王自叙平日用力之字也。敬。遠。者。深。然。如。至。其。上。教。以。示。而。非。心。有。所。將。也。嗣。守。言。存。之。也。教。則。不。昏。則。不。

存矣必昏即逾君子所
以母不教也

夏侯曰王業以艱難而
成今則艱難之業將衰
之康王矣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伺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
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

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
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

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

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治將必死弗與弗悟爾庶幾明
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柔遠能邇

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
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
有威可畏儀

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
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
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
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
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
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
垂絕之言而奉奉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
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
安婦人之手也明
纂疏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迓天
矣其致刑措宜哉

帝通云懸樂懸也鐘
磬之在筵簾者非謂懸
帳也

一齋云申學士齋于文
為于文二見又三見正
一且副

逸樂之具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
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呂氏曰人受天地
之中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
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愚案呂解自亂甚當而非幾欠緊切蔡解非幾儘
密而自亂未允當蓋云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威儀之亂乃其著
也不待著而後戒也非之幾方微萌於不善而嚮於惡已當戒矣爾臣其母以
釗冒進于非之幾乎威儀之治亂判於念慮之是非自亂威儀由冒進非幾始
以如以其君霸之以釗之得失以之者格心之大臣也即夫人之自亂于威儀
者為戒其必自無以君冒進于非幾者先之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
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意不相遠其間
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流派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

日乙丑王崩

綴衣帷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帷帳於庭喪大記云
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纂疏

唐孔氏曰王先在帷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庭路寢之庭靜以俟終也
○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一叔流言王不無疑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乃能如此
得非周召輔導養成其德故死生之際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
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明王之學也
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

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
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

昔釋云路寢門之外南門
當是東門天子至門皆
南鄉則東門乃天子之
最南門也
閭宮中閭闔門者
寺人奄官者掖宮中
門也

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
于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
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威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
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
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闕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
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呂伋處取干戈持以統虎賁迎
太子桓毛以冢宰之命而後同於奉迎齊侯以冢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
何自萌哉○王氏曰稱子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
向南門王宮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
眾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為冊書法度
傳顧命於康王
纂疏
陳氏大猷曰將紀先王
也
并作授冊法度下文升
階即位受同祭饗是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
西伯為相須取也命
纂疏
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斂天子七
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薛氏曰
士山虞匠人等致材木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
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命作冊度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
二門
狄設黼屨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
也
為斧文者設黼屨綴衣
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纂疏
唐孔氏曰自設黼屨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
相命不言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

旁通云筍字必誤下
西夾南嚮自有筍席此
不應又訓豐席為筍席
也據古注訓豐席為筍
此筍席亦當筍席傳
寫誤也

琬琰在見考正琬琰
琬圭皆長九寸

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屨綴衣
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
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
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文貝仍几
此且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
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
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
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
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
色雜為之緣漆漆仍几也
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席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
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
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纂疏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
西戶牖之間即當宇之所西序東嚮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東序西嚮就路
寢東廂設座西嚮也○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
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西夾南嚮蓋在
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夫常也。大玉常玉。皆玉。球鳴球也。蓋傳云。鳴球。玉磬名也。正儀云。玉也。如天。故曰天。

顧錦時曰。西序參以火訓。者。室。聖言也。東序參以。河。當者。室神物也。舞衣。用之。舞。大貝用。腹飾。鼓。數用之。音。樂。供。文。事。也。戈。弓。竹。矢。供。武。備。也。

林之奇曰。前。階。向。也。實。階。階。階。而。則。南。向。自。內。而。向。外。左。塾。右。塾。之前。則。北。向。向。在。門。內。政。自。外。而。向。內。蓋。大。輅。在。西。階。見。輅。在。西。塾。是。先。輅。與。大。輅。相。向。輅。在。東。階。階。以。輅。在。東。階。階。在。東。塾。是。以。輅。與。輅。相。向。也。

天球、河圖在東序、盾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允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訓者。朱其力。室因曰。赤刀。

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壁大壁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盾國名。盾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鼓。長八尺。允和比。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鼓。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壁琬琰。大至夷。至天球。至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壁。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至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主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頤。命陳之。示能傳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此陳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為鼓。圓曰璧。銳上曰圭。琬。琰。有鋒。其。琬。無。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

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

大貝如車渠

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散宜生之江淮。取大貝。如大車之渠。是言大小如車渠也。考工記。謂車渠為渠。大小如車渠。其形曲如車渠。故以之也。考工記。

渠三稱者三。注渠二丈七尺。謂周也。其徑九尺。鄭司農云。渠謂車渠。所謂渠也。羅周輪之外也。愚按。渠。非。是。魏文有車渠。疏賦注。渠。渠。玉之屬。

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纂疏。鄭氏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方北輅陳之。其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呂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章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寶鎮。塵華。二人車輅。時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投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二人。

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

冕執銳。立于側階。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祀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聖明守。

史記王溫舒推埋為
女奴徐廣注推殺人
而埋之又貨殖傳
攻剽推埋
前漢趙主王傳云
推埋攻剽師古云推
殺而埋之
張九成曰八十縷麻
三十升則其經二十四
百縷極細之布也

旁通云太宗宗伯時
形伯為之文祿上宗即
周禮大宗伯之職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
僅有視朝數刻而周盧陛楯或環以推埋罵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纂疏 孔氏曰側階北下立皆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
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
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後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
衛敬新王故也○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經
曰自設黼座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生所坐所
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投艱之意使
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
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階齊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狀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齊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
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
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
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
凶之間示**纂疏**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
禮之變也○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
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來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也卿士王朝公卿大夫傳曰
鄭武公為平工卿士但陪位無職事各入即所次之位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
如**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阼階階齊太史秉書由賓階階齊御王冊命

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
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
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
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道揚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變和天下
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
予之故自阼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
即宗伯或言大宗或言上宗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
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其一人奉瑁曰皇后憑玉几

用塔揚文武之光訓

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
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變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
對揚文武**纂疏**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
之先訓也故此言命汝嗣訓變亦和也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臣祖謙曰不曰嗣位而
曰嗣訓所以守位
循其本也
一言云此節似即冊
命之文恐非曰降

一為云而猶如是注非是

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

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

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

介圭可知宗伯曰饗

纂疏

林氏曰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鄭氏曰釋者傳神命以饗告也詰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為三進爵從立處而

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爵酒於神座也每一爵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為奠爵經典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報也詩箋曰予福曰報特牲少牢之禮尸報主人此

則上宗報王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齊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

太保受同降

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

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保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

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

答拜

以酒至齒曰齊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疾飲神之賜而不

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

旁通云酢報祭也新女氏曰報祭者重裸之類即今之重獻也林氏曰君於臣無答拜此答之者以其傳先王命也金履祥曰王答拜者明為後也古者始報雖卑者亦拜之此雜用報禮又如代尸拜也

金履祥曰在喪祭皆王不飲福故太保授飲福

按受同上言受王所咤

之同下言受所授宗人同授宗人同者二并持拜故以所受之同授宗人也

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纂疏

愚案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蘇氏以為至齒

不飲與齊同義初以咤從口意蘇說是及考字書方知詭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詭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云說文作詭觀此則咤訓奠爵不可

易也若與齊同義則君咤臣齊於義何分且與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報祭者亞裸之類即今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

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極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

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極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

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極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其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

回護哉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極前即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工總已以聽於

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輔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

公處危疑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孔穎達曰康王既受顧命天子之位即臣進戒於王遂報諸侯候史叙其事作康王之誥朱子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除却序文流著則文勢自相承接

陣帥凱曰路門之外即
應門內實外朝所在
也傳言內朝傳寫語
耳

蘇軾曰帝王生長富貴
告以文王姜里之難故
其知制業之難艱也

壽命
傳曰無懷我高
德之祖寡有之教
命

晉通云後世隆先手業
云茶氏此言蓋有感
而筆周幽王為申侯
犬戎所殺晉文公立
平王於申遷於東都西
周故宮翰為木杰而平
王以申侯之已為有德而
忘其殺父之罪誅及其孫
命文侯則曰其歸視
爾師寧不邦柔遠能
迓惠康小民則其口
不言兵可見矣茶氏言
有感於此其意又在於
建炎紹興之事也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畢門二曰雉門三曰庫
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
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
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
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庭實或曰黃
朱若篚厥玄黃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
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贊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
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
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
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送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
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
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王庭○愚謂奠
如奠鴈之奠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姜若
克恤西土
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
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

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姜若未詳蘇氏曰姜姜里也文王出姜里之囚天命
自是始順或曰姜若即下文之厥若也姜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
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
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捐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繼而合班則
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張氏曰恤西土以周業基於西土不忘本
也○愚謂姜若
難強解合缺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令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初崩未喪未諡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
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
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
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
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
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
之見矣可
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
氏曰繼新陟王惟在於敬敬則歷年不敬則墜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
王今又以告康王也新王即位元老當以道德進告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
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

林之奇曰報死者謂疾

命有若在文武聰明齊聖

未盡則不得謂之庶矣

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施於康王之時則不可泛言於新王之前也○一
 說高祖猶說命言高后謂文王也○愚謂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
 而弱弊証難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
 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矣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
 楚澤之陵夷召公
 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
 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
務咎底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
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勳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上天
疏愚謂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助者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
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

多云鞠釋也亦雅引

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

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
纂疏林氏曰諸臣服于先王汝尚相與顧安之顧謂念而不忘則先公之靈安矣○呂氏曰又戒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時位有殊厥厥若者其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
羣公既皆聽命
順者矣○林氏曰鞠子未離鞠養之稚子康王自謂

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

歎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為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皆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
纂疏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且
 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
 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
 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
 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
 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
 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答潘子善○康王釋斬
 衰而服袞冕於禮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
 除之○王氏曰相揖擯相者揖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春秋猶
 有可攷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
 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
 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
 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內朝以見
 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
 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明矣魯
 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
 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
 然者蓋成王初即位尚有四國淮夷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
 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
 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

書通云豐刑孟康曰逆
 書篇名鄭玄曰有冊霍
 侯之事皆妄作也愚按
 忘作者但紀制學命篇
 首數句有自宗周至子豐
 之文謂康王在豐命畢公
 故其書曰畢命豐刑也畢
 命篇外別有豐刑蓋也

禮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
 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陳氏傳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某嘗以問
 之卿先生卿先生曰惜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
 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
 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
 冊書被之冕服而又幸諸侯北面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定向而
 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官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
 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
 易以泥常論也○愚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陳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
 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
 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重周密徵召會集翁合安徐若臨大
 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
 甸男衛曰幸西方諸侯入左東方諸侯入右則徵召於既崩之餘翁集於一旬
 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
 篇之中詞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證之朱子之說答潘時
 舉一段未嘗必主蘇氏意可見矣今兩存二說以俟來哲擇焉若必非召公東
 坡已盡之
 尚何容喙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
 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肅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
 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君陣曰尹茲東郊注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也

賦芳苑功善愈切日未成之明也六月三日庚午

占語 惟二月既望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薛季宣曰三公不各古之道也

胡士行曰畢公以太師作方伯父者同姓尊者也

林之奇曰周之得天下民心悅而歸之所慮者惟商民耳苟商民思遷善遠罪則四方豈有不應之變哉

孫繼有曰稱其俗有餘政其俗不及或實或嚴由於俗不由於我故於政則為重於俗則為由政律大儉然也

一有云垂拱武成疏云說文拱斂手也所位得人皆稱職乎無所營乎無其拱又云仰待也說文也

昔釋云左傳昭公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若定在注朝內列位常處周表

書集傳纂疏卷六

十一

疏 呂氏曰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寢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

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

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

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

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誌頌民遷于洛邑密

道有升降政由俗

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公懋德克勤小物

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

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拱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

纂疏 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能勤小事大

竊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八虞訪于莘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時已為大臣也

元老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

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

畏之也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

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新進若然雍容廟堂

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廉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

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成周下都也

左右音佐佑

馬森曰原王三非周公無以當化殷之位非事公無以從周公之治故先叙其德業之盛而遂叙其郊之寧焉其曰祗命者見其不敢忽也其曰周公之事者見其非常任也

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而或怠正色敏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愚謂城厥臧即下文旌淑彰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克畏慕也不矜細王曰嗚呼父師

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

不致屈公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

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

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幸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

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

易湮世平則易玩時輯而屢省之乃纂疏孔氏曰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

里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表宅里如今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郊圻謂邑之境界○王氏曰彰善者則惡者取其不若是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

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千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

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

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決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眾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間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愚謂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

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

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卒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

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言此數句旌別淑慝綱也表宅里樹風聲使人知善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井疆使人知惡之可畏別慝也不可為癉

惡所癉彰善即癉惡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眾體所會之謂要政

事純一辭今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商俗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

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

以告畢夏氏曰政與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

公者也纂疏獸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

口生キ
キタル

呂祖澤曰真門之俗儂
衰門之俗儂古人海世族
之病必歸一驕後此乃商
民受病之源也

能體要○唐孔氏曰韓襄子言紂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相
隨順之意○愚謂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

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

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
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

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纂疏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
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

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
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

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侈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取
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侈百和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
放心而其所以防閑纂疏陳氏大猷曰席藉也○陳氏經曰人心難收於已
其和者猶甚難也

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
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道

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

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材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
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

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心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
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
何以為纂疏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
訓乎

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
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
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於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
過於此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
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愚謂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
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
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盡矣

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
矣最爾殷民化

訓三絕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
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釐之不剛不柔
其德信乎纂疏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怨慮其難制而遇以柔
其修矣

始皇以安危係甸奴而急之以剛德宗

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

申時行曰澤潤謂德
沃深入于民而沐浴
于焉澤中有

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

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

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

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愆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一不終矣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心與道無始中終之殊曰洽曰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所能哉商民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公之子孫皆賴於此可見周公化商為

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

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鳴呼罔曰弗

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

休于前政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為不足為者也前政周公君陳也纂疏陳氏大猷

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

林之奇曰成王或謂古曰萬邦惟無敵戒居陳曰終有辭於世此曰亦有無窮之聞其意若則其各自顯效必至也

金履祥曰成終則無復徐貴矣此謂休于前政亦勝于前之謂也一有休于前政言政事之休美度越于前政也

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董氏鼎曰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如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何其仁哉○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自詔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纂疏問君牙罔命等見

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蔡仲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入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罔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

於旌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

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

左右釋一佐祐呂祖謙曰穆王守文武成康之緒而君牙又守其乃祖父之緒者也穆王乃自憂危懼不克承故亦勸若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相語益親臣王蓋休也

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纂疏張氏曰穆王父昭王南征不復故有蹈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

不足以致動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衰焉○愚按先王之臣本或作先正孔注亦惟祖父之臣作先王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又案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為伯為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績乃舊服無忝祖考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

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纂疏張氏曰和民則在我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

不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纂疏而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博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一多云五典中有五教民則是民性

申時行曰弘敷者大布其條教使民曉然明于典常之理而和所趨也纂疏和者教慎以和衷使民昭然安於彝則內而無所每戾也外則和衷則於身而年及矣則者謂之正存此典則於心不偏不倚者謂之中

一多云曰字有知字用者此曰字是也

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

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兩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嗚呼丕顯哉文王

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

明乃訓用奉若干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

人丕大謨謀烈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慎對答配匹也

前纂疏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先王

牙祖父纂疏成康也○愚謂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

式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穆正不能易萬世職教者不能易也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

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

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以復申戒其守冢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為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為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孟子盡心上云居後氣衰後休

罔命

穆王命伯罔為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為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未矣自周公作立政而嘆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

疏

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冊命焉○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弑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罔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其不汲乎○張氏曰伯罔為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二篇殷勤懇惻得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泣下如陸贄為德宗作奉天詔書而山東父老為之感泣歟

孫繼而曰思慮所衝衝有二意愆之既注者思神之於終愆之未形者思神之於始愆之欲修德以嗣位之志也

王若曰伯罔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罔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陳氏大猷曰聰明言其質之生知齊聖言其德之充極纂疏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敷奏也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呂氏曰文武動容何嘗不中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承弼而後及此蓋左右交修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世主起居漫不加省徒謹於議令時所謂成其輔頰舌感人末矣民若邦休豈口舌能辨哉○林氏曰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蠹矣故雖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繩愆糾

陳大猷曰愆謬自其過矣之形於外者言非心自其在於中者言之

林之奇曰君子小人不同事惟賢為能知惟善為能奉養伯固正則群僕侍御而有一不正者必不能享之一朝居也

孫逖有曰有君子小人其品易流故曰簡其不可用而去之簡其可用而任之也

林之奇曰漢世駱賓王言最為要重以兼職於天子為親近故每用天子素所倚信之人非其人則其臣力爭以為不可蓋為周之遺法

夏侯曰僕臣在王左右朝夕顧問故云耳目之官

林之奇曰薛傳士曰詩刺皇父擇三有華實僕多藏此惟貨其言是

王撫曰舜憲身先王之與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獨者正救半我而使之不悖半此也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纂疏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于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乃拔本塞源今予命

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罔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大御中大夫蓋周禮大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于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

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

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

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

凡為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纂疏呂氏曰命一伯罔作大正使謹擇其僚固

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纂疏不待王親擇此為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

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乎此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

修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

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

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儉人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

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瘵厥

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

賄為善則是曠厥官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纂疏呂氏曰近習更相表裏多以利合舍才而

此復見之呂刑亦言貨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然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

后于舜憲舜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罔者深且長矣此

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罔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承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

朱子曰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老作一向荒虐作刑作一旬甚有理然治法草焉不可曉只合闕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惟呂命與惟說命語

呂刑名之

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為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為計乃為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纂疏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王作修刑辟呂後為甫歟曰他門都不去改那贖刑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皆是流竄想穆王胡做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之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世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司寇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獄故以呂刑名之

日知錄說文矯後矢棟箭也故有用力之義漢書孝武紀注引韋昭注曰詐稱為矯強取為虞國語注以詐用法曰矯

表黃曰鄭康成云盜賊伏如鳩巢按鳩巢陰積畫伏伺物而動得時而張以此盜賊最善名伏音釋云鳩張於勢猛悍如鳩之張翼張尾詩既云凶橫自恣陵人之兒菑賦曰自處尤以亦未有以兵屠天下者自苗民以去亦未有作五虐之刑者故奉此入以為亂始正義云三苗之主冥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

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辭也纂疏陳氏大猷曰闕文○孔氏曰呂侯見命為司寇以王命作書享國百年耄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耄荒年老也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年崩無逸皆謂在位之年此從王生年數不與彼同○愚謂王享國百年耄荒如朕在位三十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可證然與土功不同蔡氏采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王

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于則鳴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張跋扈為義矯虔者矯詐度劉也

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為劓刑椽黥越茲麗刑并制罔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差有辭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刑耳椽窳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禁禁罔中于信以覆

一乃云困于信。是困信于中也。是謂倒用法。林。齊曰以德行刑則刑一人而千萬人莫不震。可以至於無刑。故其法為磬者。高惟任虐刑。則必至困。國成。市民不勝其虐。怨嗟之聲呼籲於天。此腥穢。所以祭間也。

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

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馨香。窮之反也。動於氣臭。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政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皋陶。皆舜之事。報苗之

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黎之君。號曰蚩尤。為鳥梟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若民。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黃九

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惡。鄭氏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蘇氏曰。

鳴義以鷲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觀一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三苗為淫刑之始。張氏曰。方

並也。如方舟之方。愚謂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呂氏又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

用之。非也。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苗居一焉。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淫于

王樞曰。不曰絕。天地通而曰絕。地。天通者。地民也。天神也。神本無通於民。真。皆自於下。故曰絕。地。天通。降格。蓋如神。降于。類。曰罔有。降格。則前此。豈貴有。降格。亦曰人為。或。從。聖人。使。重。黎。從。通。正。其。位。而。遂。無。降。格。則。可見。其。本。無。矣。

高陽之後。重即義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以。則不求之。渺苦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與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甲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君。萬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為巫史。民瀆齊盟。禍定薦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纂。疏。唐孔氏曰。義。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重之子孫和。黎之子孫。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亡神。降于。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亦以五斗米首過。以誘。人。皆。是。也。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揚雄。時曰。揚雄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義。

三乃云皇
帝即上
文上帝
也

旁通云愚按主各山川者即尔雅所謂從釋地以下至九河皆高所名是也
表注如東蒙主凡各山川各使邦國主其祀俾民不滂

陳凱曰表已行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白非震其孰能知矣則皇帝為舜明矣

林之奇曰宣其宜曰禮者於將然之前而刑者於已然之後法之所用易見而刑之所為難知則禮刑一物也民能由於禮則何刑之有哉

王安石曰刑非教也而言以教德德蓋聖人莫非教也刑之所加非為害之亦曰政而納之於善而已故周官十有二教亦曰刑教中則民不流
晉擇曰程自皇曰伯夷降刑罰之典上下章播刑義向伯夷為司寇自非陶為士師司寇之屬故稱三后而不及皋陶其後伯夷也而皋陶猶為官不備也
蓋通曰賜震之孫事見震傳蓋答也淫各耻也

近重和近黎義和非重黎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義和掌日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義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呂氏曰治世神怪不與者只為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所以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愚謂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眾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說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其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顯明之理未順彝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其常人心先正自然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絕地天通庶其易乎又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謂重即義黎即和恐未可
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懼**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
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
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皋陶未

一命三后漢梁後上言引呂刑士作爰

為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命皋陶為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吳氏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皋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為輕人君亦以為輕矣觀舜之稱皋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為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皋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實主也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為善而不能自己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纂疏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為之主名如揚州山曰會稽川曰三江荆州山曰荆山川曰江漢是也
所以表疆域○呂氏曰苗既過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過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蠱惑之久未易遠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神德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為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

張在成曰：王或典獄，淳以官實言，當時凡俗家，故可知教則善生，忘則惡念滅。
供翼聖曰：教者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其心也。忘者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為也。
孫德者曰：治者法之內，不以意重，輕重各如其法，而止所謂訖也。

祠然後人為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臯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桀纣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愚謂鯀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至惟明，而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帝德之威，足以起民畏德之明，足以使民明威。明俱效，始命三臣，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典，所以折絕民入刑之路也。刑之輕重，各得其中，當輕而重，則善者懼，當重而輕，則惡者玩。難使砥德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絕地天墜，瀆之禮。次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以正民心。又命禹，稷除害，興利以厚民生。然後始命臯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砥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成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成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庶幾乎。

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

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纂疏：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賄不行。陳氏曰：威者倚法以為虐，富者依勢以取貨，二者皆私心也。典獄者非惟絕止其威，亦絕止其富。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

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呂氏曰：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于太烝，配享無窮矣。夏氏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為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我實，我自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配天其澤，克享天心，非配享在下乎。董氏曰：穆王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孰甚焉。案此一節，孔氏以為言堯時典獄者，帝世安有鬻獄。呂氏以為穆王戒當時典獄者，是說絕也。盡也。典獄非惟盡絕有權勢之威者，惟盡絕有賂賄之富者，敬忌如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無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矣。言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天心，皆我也。配享在下，與堯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可休於威富而不知敬忌乎。念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為諸侯主刑

獄而言非爾諸侯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臯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貨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

纂疏

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察獄既而遂殄滅之也

吏如郵都寤成嚴延年王温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愚謂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監虞而懲苗也庶威奪貨分說以與上文訖威訖富相照應較優不蠲不潔其所為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

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

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

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

賴之其寧惟永

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鞠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

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

纂疏

蘇氏曰庶以格天命○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弛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情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陳氏曰爾當以日勤為安不至以不勤為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不勤之為害已多矣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矣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王氏炎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愚謂下文有敬逆天命則首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行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迎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之哉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林之奇曰穆王享國百年故諸侯感其孫也

正義云下文惟有五刑五罰
而無五過亦稱五者錄其罰
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
皆可原也
王安石曰周禮過而未
嚴於法者桎梏而坐
嘉名從諸司宜此治過
之法非後叙也

周禮小司寇以五聲聽
獄訟非其情一曰辨聽
觀其出言不直則煩
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
直則報然三曰氣聽
觀其氣息不直則喘
四曰耳聽觀其聽聆
不直則或五日目聽
觀其眸子視不直則
眊然
呂祖謙曰所以如是者洋
而致嚴者蓋刑乃天之
威非君之私權也天明畏
自我民明威衆之所聞
字即天威之所在也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有社

告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

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

發其意以明三者之 **纂疏** 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蘇氏曰罪

決不可不盡心也 **纂疏** 非已造為人所累曰及秦漢謂之逮獄吏以不遺

支黨為忠以多逮廣繫為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祚之短長咸寄於

此○愚謂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

刑可言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

祥矣 **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

備者詞證皆在也師眾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

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

罰贖也疑於刑則質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 **纂疏** 張氏曰兩造非

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于過而宥免之也 **纂疏** 偏辭師聽非偏

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眾聽之○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

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入又

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

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

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于請也

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

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

也 **纂疏** 孔氏曰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舊相往來○呂氏曰刑降而為

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陳氏曰此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

審克恐故出人罪下之審克恐故入人罪也

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眾惟貌有稽無簡不聽

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

者眾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訟以簡核為

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 **纂疏** 夏氏曰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既

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纂疏** 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

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聽竟捨之可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

○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

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

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李通云六兩曰錢百錢
六百兩也倍二百錢一千
二百兩也倍五百錢三千
三千兩也六百錢三千
六百兩也千錢六千兩
也
輕罪比舊為多有墨
割舊五百今一千各多
五百也
重罪比舊為減有
宮大辟舊各五百今宮
減二百大辟減三百也

林之奇曰以罰金之多
少而觀之則重於
墨割重於割其詳
之類相較則同惟
為尤重故其數之重
於宮此三者之相校
尤多也

鄭康成曰新辟地立
君之用輕法者為
其民未習於教也
又曰繁刑殺道之國
用重法者以其化惡
伐滅之也又曰承守
成之國用中典者常
行之法也
一云云惟齊是經
非齊是權注非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墨刻類而涅之也。剝鼻也。刑則足也。官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錢。三百兩也。倍差五百錢。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為多。而重罪比舊為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案臯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刺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赦。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纂疏。陳氏曰。載於法曰刑。加於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疑者則赦之。使贖。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夏氏曰。每條必閱實其罪。恐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也。○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輕罪多於前。重罪損於舊。觀其目。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文勝之弊。亦可推矣。○夏氏曰。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或因緣為姦。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平直。乃亂而為曲也。

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惟詳審者能之。○陳氏曰。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求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為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眾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闡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錢。總號為金。孔以此為黃鐵。上刑。舜典金贖。則以為黃金。蓋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鐵。或稱黃金。

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

書集傳卷之六

三十一

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纂疏 張氏曰：殺人者死，上刑也。然有誤殺，此適輕也。則服下刑，闕毆不死，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此適重也。則服上刑，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誣罵，然所罵父兄，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爲重耳。膠故以爲齊，非齊也。如上刑服上下刑服下，前世刑輕，今亦輕；前世刑重，今亦重。此惟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爲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知倫要則知權變矣。○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爲輕重也。○王氏曰：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

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纂疏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口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此。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

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纂疏 蘇氏曰：佞口不服其心，固圍之中，何求不獲？囚辭，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諂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哀敬哀矜勿喜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中也。○孔氏曰：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爲辭，惟從其本情。○王氏曰：以辯窮之，彼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耳。○呂氏曰：理直者屢問無差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從其差而察之，不從民口之爲辭，乃所以從民心之真情也。○陳氏大猷曰：從猶從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辨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愚謂非從惟從，諸說皆意之合缺。○陳氏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

徐儒曰無以獄之
辭為私家之利謂獄
以賄成也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
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
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

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况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為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
纂疏張氏曰官伯官之長也前云配享在下此云作配在有未詳者姑缺之
下見獄官之重與天配也○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唐孔氏曰左傳襄十二年異姓臨於外同姓於禰廟故族為同族姓為異姓獄官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於獄之兩辭○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之於人乃性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不中而天罰不至則典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任則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愚謂有德惟刑謂有

德於民者惟此刑耳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尤受貨而富若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

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
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

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眾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眾當監視
纂疏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孔氏曰當何于此祥刑申言以結之也
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苗民罔中者也臯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中外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監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于譽欲以為德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缺文○夏氏曰屬于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處也極乃總要綱領之地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陷於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民犯刑無非惡也而云嘉師刑不祥器也而云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斯知用刑之道矣○愚謂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

胡安國曰詩降於秦
旌書止於文侯之命於
是春秋作矣

極為五刑亦非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
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周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
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既以怵惕
惟勵自微復以格其非心責臣罔有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
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駁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微戒者不免躬
自蹈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敬五刑敬之哉之說三
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此衰然罔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
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如此哉○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
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董氏鼎曰穆王命君冏伯冏
皆言文武成康獨呂刑無一語及先王意其以贖刑非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
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謂訓夏贖刑疑本諸
此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非良法而尚存美意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
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

以鉅鬯弓矢作策書命之

纂疏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
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

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
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
為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
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為春
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
命闢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先儒謂書自此篇以下無

薛季明曰昭事一敬辭
以明德事其君也文武
以明德臨下先正以明
德事上

應鑄曰用先正者文武
也從小大之謀猷以事
文武者先正也

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
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盡隊去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
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
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愚謂此書略無
立志全不以綱常讎取為念其成許成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賄
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非已於不能正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
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以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招
申侯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
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
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

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

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
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
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先王得先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

書集傳卷之六

三十一

林之奇曰十月之文
刺幽王之詩也其言
曰皇父鄉士番維司
從家伯冢宰仲允膳
大聚子內史蹇維趣
馬稱維師氏則其同
武者壽優在厥服可
知美

薛李宜曰難於艱難
中杆衛天子亦其戰功
之多宜天子嘉命之也
董其昌曰多修扞言
其功之非若汝才盡
則不但在家為孝子而
又在國為忠臣故嘉之
一為云多抵也訓為多
少之多者恐非

自中尊也尊為上疊為下自居中郭云不大不小在疊與之間
者以稱其昭乃顯祖
林之奇曰資拒也一自
便之有事於祖廟
刑文武進於前文人
之功也資之形弓形矢
百盧弓一盧矢百馬
四匹便得以待代治
者以稱其多修扞行
報之功也
音叔云釀汝亮及酒
成而和以饗非以也
釀也遠見治也

詩揚之水序云刺平
王也不極其民而遠
也成于母家周人勿思焉

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
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
綏在位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造天不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絕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
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
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
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纂疏 呂氏曰殄資澤于
蕨資曾莫惠我師蓋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矣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
風得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
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為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者俊又乏拯亂之助
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以望助而不反身以自強燕
昭小國君耳慨然有復讎志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無者壽俊在厥服而但已
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先祖懷在位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卑卑以位為
樂奄然無氣如此無有
為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
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
予嘉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者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

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絕前文人猶云前寧人
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文武與詩告
于文人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資爾拒
營一自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
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其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
德師眾也黑黍曰秬釀以營草自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營也形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
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也簡者簡閱其七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
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都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
若衛文公越句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
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
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
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
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弒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眾而為成申許之舉
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
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
纂疏 張氏曰周之東遷於晉焉依文
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復國離而侯其子如伯禽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矣○或曰
平王資文侯以拒營其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弓矢傳曰平禮

平王資文侯以拒營其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弓矢傳曰平禮

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於此書見之。大歸未報，王略未復，正君臣尉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泰然以為足，曰：歸視師寧報，兵已罷矣。曰：用資爾云云，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所以終於東乎？○林氏曰：書於呂刑下，有文侯費誓秦誓三篇，切意周太史所藏，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宜王書必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氏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見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為寇，魯侯征之，於費誓眾，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纂疏：孔氏曰：費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之。猶詩錄魯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明堂位曰：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云。七百里監七百里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中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為季氏邑，國外十里為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言征徐戎，魯侯蓋承王命以征之也。○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中外騷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伯禽之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遺也。○余氏苞舒曰：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註：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案此則周公已歿矣，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與禮記不合。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

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勅之，使無誼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脅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纂疏：孔氏曰：徂，茲今往征伐也。

善殺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

陣帥曰終即終也

之終如焚周祀注

終如緩有而狹

卒取因及涓燧而納
水中以堅之

王肯堂曰牛駕車以載
軍餽馬服車以供武用
皆用兵所急者軍所
止之處必出之字兩枚
於革澤故以戒居民

金履洋曰臣妾軍中
奴婢薪炊者戎車
甲士三徒七十二有餘
子二十五人即臣妾也

蘇軾曰言魯人以別之
知當時諸侯之師也
復幹芻芻皆軍務故
獨便魯人供

王國六軍六鄉為正軍
六遂為副軍大國三軍
三鄉出正軍三遂出副
軍次國二軍二鄉出正
遂副小國一軍一鄉正
遂副六遂之職皆降
於六鄉等副其於正也
吾教云成王已淮夷故魯
惟征徐戎若曰重敵
堅瑕緩急必喧陣而後
可見也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殺縫完也縫完其
甲冑勿使斷毀敵

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
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
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
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
也經皆言甲冑秦以來始云鎧兜鍪
用皮秦以後用鐵鎧蓋從金蓋用鐵也
楯紛如緩而小繫紛於楯以為飾備
具也每弓百矢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

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淫大也牯閉牧也獲機檻也斂塞也師既
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塞其

獲穿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
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唐孔氏曰牛馬在牯遂以牯名牛馬禮真氏掌為穿獲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
穿又設機其上防其躍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必不能出上不設機
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獲獸為名獲亦設於
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斂皆閉塞之義

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
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故還之我商賚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

徐氏筆釋云年為復馬老送風
故曰凡馬牛不相及

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

纂疏

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
逵曰牝牡相誘謂之風

○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伍為敵所
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無可乘矣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芻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
兵之期

也時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准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
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
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
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
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芻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
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芻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
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
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林氏曰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敵故
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
之地也○蘇氏曰無餘刑刑不遺餘力特不殺而已○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
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死減死一等也

陳寔曰天子放書以秦誓於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於於胤抵商書於於西伯既懲而周書於於秦誓其首一也

孔安國曰誓其群臣通稱也
孔穎達曰我誓告汝言之首告汝以言中之最要者

林之奇曰思有以轉禍為福易危為安則我心之憂惟恐日月逾邁難得易失若不復及雖欲悔之而無所及也
王應曰君子為人謀也思不肯為就其急小人還就人急謀必敗事親其就己而從其謀穆公所以有今日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崤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怒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取其知悔春秋取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能廢其言○李氏杞曰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僅為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謂此篇乃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三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其能悔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

先發此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

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狗已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

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狗而不聽蹇

附錄

民訖自若是多盤想私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也

纂疏

孔氏曰言盡用順道則多盤樂○呂氏曰順理而行無非盤樂惟不皆然此憂患所由生也○陳氏大猷曰如言為善最樂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纂疏

夏氏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

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

髮則罔所愆

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

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尚謀詢茲黃

纂疏

孔氏曰

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思之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仇仇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誦言俾君

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仇仇勇貌截截辯給貌誦巧也皇違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

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
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論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纂疏

葉氏曰番番如世稱

一為云介大學作介
介介通用作介是
七西河四書賈誼
辨之新是然也
意言其無他技也
蔡氏以為誠之良
孔傳以為專王甫
以為守善之德
失其義
又曰子孫為句黎民
連下不然亦字不得
解

番番與申伯番番同。佗佗與崇墉佗佗同。陳氏大猷曰：旅脊通脊骨也，不違
昔中度也。王氏炎曰：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辭為所奪。○愚謂穆公
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
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為？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
不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
蹇叔而卒不用也。如魯隱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吾將老焉。當授即授，
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下味
文味，味我思之，諸解有以尾上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味味思之，不明故也。味
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
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
味味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介，斷斷誠一之貌。猗
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
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
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美有
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真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己有矣。是真實
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澤流無窮，亦職有
利，即孟子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

夏僕曰：邦不安由用
一人如後所稱者，知
安樂亦賴人之慶
如前所稱。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
冒大學作媚，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
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
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纂疏：愚案此章大學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
也。邦之杌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言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狂一人之非國。
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繳上二章意。
曰誓之終，謂邦之不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安榮亦尚庶幾一
人之慶。言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愚謂邦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
稱有利非如次所稱殆哉。本孔注，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
意。結上文兩節，有倒斷。呂氏以一人為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
侯稱一人非名也。魯哀公以此取譏，穆公必不其然。○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
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天下之離莫大於弑君父，天下
之惡莫大乎安於為弑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
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庶其中興乎。今
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龜山楊氏曰：或謂聖人以悔過取
秦誓非也。書有二誓，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
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為功矣，
何以知之於焚舟之師知之也。斯師何義乎？○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於文

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齊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見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刪詩作春秋之際乎

書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文化八年刊

官版書籍發行所

東都橫山町壹丁目角

御書物師

出雲寺萬次郎

平山堂圖志

全四冊

唐 千家詩選

全四冊

敬業堂詩集

近刻

官版書目解題略

近刻

